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彚補遺卷十一

室宇

原心亭賦　　明　南師仲

緊絪緼之肇判人聿配乎三才惟玆心之本虛湛明妙於靈臺為一身之真宰適驅役乎百骸斂之不盈乎徑寸舒之則彌於八垓若夫位總丹樞明如皎日光發泰定白生虛室既儻儻而無羈故惺惺而常謐取喻已乎

於止水庶可鑑其素質然不貴於坐馳願洗滌而藏密爾其調養則意起於物氣符於虛回光返照以通其無內蓀之而不蕩託天游以自舒審德機之已杜形委蛇而徐於鬼神於是乎來舍何妄幻之能居爾其主敬則洞洞屬屬戰戰兢兢既如執玉復若奉盈禮統之而必正義制之以存誠凛乎儼臨於浚谷渙乎恍履於春冰故能臨事以戒懼豈有弔詭而踰情於是發而為文也絢若朝霞縟若春芳五彩錯𤗼虎變鸞翔收古今之梗

槩定辭義之端詳洩天地之靈祕表物理之微章大則
灝氣吞乎宇宙細則萬仞挫於毫芒故畫卦象代結繩
定褒貶為聖經詩以志宣書以事陳禮殊崇庳樂和人
神為萬世之大法葢不越乎是心及其建事功也斟酌
元氣參贊皇猷百工咸熈六府孔修羲於是而定四時
禹由兹而抑洪流伊尹負鼎而翼商呂望鷹揚而興周
洛訏謨之素定故駿烈之不侔及其昭至徳也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府萬物配道義退藏則神明莫測意想則

巨細立萃淒然類秋盎矣如春光並日月靈契古今乃
為衆父之父才全而德不形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言
斯其下用則互同故異名而同出斯應物之無窮者也
惟皇受命而重心學也首開玉堂以儲儁乂爰擇鳳城
之左而建署焉其為室也層覆耽耽崇基皇皇飛檐反
宇抱陰負陽拱宸極而啟扉臨宗廟而構堂藹藹承栱
以寫秀虹蜺繚棟而高驤高下降登以文砌東西周匝
以長廊列圖書而應東壁叶台象以兆文昌重堂之西

隙地敞平芳草芊蒨珍木蔥菁因退食以觀化遂經始而葺斯亭飾丹雘於榱棟垂藻井於櫩楹植欄檻而循階敞八牕以納明外則玉河繞其東沙隄開其北喬林蓑蓑而敷華清流濺濺而澄色遊鱗瀺灂以在藻幽禽嚶鳴而振翼信會心之匪遠因林木而偃息内則敬一巋然宸翰昭明炳若星日瞻則敬生惟聖神之睿藻申景鑠而作程又有蘭臺輿室典籍之府牙籤緗帙充積棟宇惇老名儒討今究古掇其英華抽其餘緒故以此

潤色鴻業而匡世主也斯亭之内閒有餘清將滌玄覽
豈惟娛情遊於澹漠迺錫嘉名名以原心義以闡理萬
物芸芸心則似水不將不迎以根元始悟縣解於蒙莊
觀衆妙於老氏臻至道之集虛斯原心之奥旨爾迺背
冬涉春陽氣肇和無草不茂靡卉不華庭樹欣欣而布
葉方池瀰瀰而揚波芃蕑𧄍蘼以吐芬谷鳥睍睆於高
柯綴雜英於曲砌結繁𦺇於芳林成春服而容與信風
日之契心於是賚冡招携熙熙歗詠仰屬天雲頫臨幽

徑承舞雩之餘風乃怡然而娛性苟余心之和氣感物化而得正至於陽彩初收肅氣始凝木葉微脫衆蟄潛形風瑟瑟以振條鴈嗈嗈而南征羌嚴霜之夕殞伊何草之不黃登斯亭而夷猶感榮悴而含傷惟達人之玄同總齊物之大綱窮天地於一指均有無之俱亡萬慮已遣瑩然不滓冥冥漠漠至善則止故有感而必通貫古今之妙理比聖人之神化非踐蹟之可擬亂曰虎舜授受惟執中兮小心翼翼文以恭兮孔道至大忠恕陳

兮顔氏之子不違仁兮前聖後聖傳一心兮我之伊懐精以純兮願持此衷獻明君兮

白雲深處亭賦

明 高 鵬

有一布衣性耽山埜東走吳西走越老子長之脚痕飽堯天之風月曉來放嘯於鳳肩展望於麟脊第見非煙非霧郁郁紛紛瑞幛弘開素屏森列峯迴路轉有亭翼然榜其上曰白雲深處也少焉天挺一人立於遊亭南面問其童子曰此白雲洞主也布衣心悸進而言曰主

人物以寄興亭以寄身翠軟紅柔孰非可樂顧乃淡素
白雲而獨爲之怡情耶童子曰樂涉於僅同者夢蕉虁
石之見事出於特異者馮虛遺世之心吾主以白雲者
陰陽奇氣山嶽精英玉質瓊輝堆霞拂袖脫洗塵俗氣
象萬千疊閣層樓不煩模寫之圖畫舞風弄月不費招
呼之可人如囷如輪掃春黛也如蓋如擎點夏風也巧
飛銀漢白雲秋霽也梅雪交𩲸白雲冬曉也白雲朝兮
穿友猿之蕙帳白雲暮兮掛引鶴之疎櫺舒卷隨時鼓

登場之詩將徃來適意縱旋凱之碁兵四達無塵一榻千金顧彼臨春結綺曾不滿乎一哂紙屏石枕嘗夢破乎三生飄瓦浮名虚舟宦情龍潛必於淵海鳳隱必於深林閲典謨而尚友呼喬松以定盟契天人於獨坐付理亂於不聞院落沈沈硂砑百尋雖懸河具錦者特宫牆之外望雖濫竽鼓瑟者徒鞅掌於浮生是葢淡而不厭簡而益文雖青雲之騰踏不足以為貴紫雲之輝耀不足以為珍浩浩乎與造物相忘堂堂乎與日月爭明

不知天壤之大何樂可以加此也布衣輾然而笑曰噫吁嘻美哉景乎古有所謂壺中海上者今物色之矣遂擊節而歌曰雲澹澹兮縹緲無涯亭隱隱兮烟幅無華通一徑兮委虵寄一人兮清嘉彼栢梁建章兮烏足為家歌竟長揖請辭童子指之曰此荆藩睿王寄樂處也布衣駭汗掉臂而走回翔再拜歎啧以歸恍然心曠而神怡不覺天淵之勢隔

樂山亭賦有序

明　劉定之

樂山亭者今府軍前衛親軍指揮同知鄒平孫君續宗之亭也君葢與皇太后同氣兄弟今天子之季舅奉其父會昌伯母夫人康寧無恙而諸昆仲森立鼎盛其於寵榮貴富誠固有之美能存心忠孝處已簡靜故嘗作具慶之堂以承奉嚴慈仰荷天休而朝請退食日有餘暇不逐浮華以追俗好迺搆斯亭顏以是額為藏修之所寓仁者之意焉客其門者五雲袁綱西蔣禮文江杜邦素以文翰蒙君知遇為求余賦其勝予嘗以詩美君

作堂奉親之事矣於亭若無庸贅述然惟國家聖明而後貴戚懿親能興仁守禮崇尚儒雅是則詞林詠歎形諸篇章禮亦宜然夫豈私哉其賦曰

夫何貴介之臣魁宏特達倜儻俊良方當王朝隆盛戚畹輝煌橫金曳紫而入侍於長樂擁騎鳴笳而出自於建章則曷不事逸遊縱放曠於酣歌之館豪俠之場哉而乃奉高堂甘旨之暇為開亭宴息之計樹松桂以對揔蓺芝蘭而盈砌銀鉤珠箔非不足設也而簾以湘浦

之質當碧檻丹塗非不足營也而藩以楚峰之薜荔屏
綬雜於雕籠觧角鷹於錦縶惟圖畫以壁懸或經史而
案置曰吾所處者静不以躁動為宜所存者仁不以侈
靡為志故寓在山之景於亭閣以示樂山之意於天際
試觀夫亭之西為太行之麓九折百疊烟嵐晻靄而其
北非居庸之聳翠乎亭之東見滄海之外諸洲三島日
月盪摩而其南非中原之嶽阜乎其朝暮異態晴雨改
觀屹立若仙掌娟秀如閨鬟峭拔瘦削於雪後若劒挺

戈列豊腴憮媚於春先若晝晚妝闌盛夏遙吟擬捫蘿
而歷冰壑清秋高詠欲采朮以陟雲巒所以助雅興於
優悠引詩懷於浩蕩信可喜悅而難為想像者也抑其
託物取適誠在茲矣至於比德相侔未易言焉葢其奉
皇家萬年之福即山之峻極倚天養庭闈百歲之齡猶
山之永壽越世因茲以忠貞不移孝愛無替故能參乾
坤覆載之間享山河帶礪之誓功錄簡編慶垂苗裔比
齊侯呂伋之佐周王而實君廣國之事漢帝不然夫豈

徒效隱人逸士泉石是安烟霞是利以虛邀譽望而實恥寵貴哉

誠齋賦 有序

元 陳楚春

誠齋魯公牧桂陽之三年政通人和郡以大治其屬縣尹劉畊孫命予謹采民謠輯士論作誠齋賦以獻之雖不敢上方屈宋鮑謝其於紀述盛德亦足以見其模寫之實而非溢美云

葢聞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乃天理之本然非人欲之

所為具太極之全體實造化之權輿觀其建立三極範圍兩儀槖籥萬化流通四時寒暑以之而代謝陰陽以之而慘舒日月以之而照臨風霜以之而發揮川嶽以之而流峙草木以之而榮萎凡寓形於宇宙皆此誠不息之機天與人而無間賢與凡而奚殊斂之方寸不見其不足放之六合不見其有餘語其體則純一而不雜語其用則始終之不離是故金石可磨此誠不虧山嶽可移此誠不騫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可以化姦暴而

孚豚魚貢育之勇至此而無所用儀秦之辯至此而無所施非聲色之可擬豈虛偽之能窺有斐魯公為時臯夔系北庭之華胄通宦譜於金閨擁旌旄以出守挾琴劒以自隨闢高齋之爽塏拓中扃之坦夷夫以智勇而壯其柱石以德義而勵其廉隅藻繢以圖書文物之美充物以几杖盤盂之宜端居燕以清閒退食私而委蛇絕游塵之紛擾究至理之精微謂功莫切於慎獨而意猶防於自欺惟閑邪為存誠之本惟主敬立思誠之基

葢公之素所講明者非徒掩襲於一旦而其措諸事業者有以涵養乎平時公牧淮堧口碑載途公來桂山廉聲巳孚剔蠹弊於俄頃剸煩劇於須臾拯黔黎於溝壑安編戶於康衢化刀劒而牛犢易嚚訟而詩書是以野無綠林之哨廩有紅腐之儲恩如春陽之煦物威如風雪之摧枯直如溜雨參天之老柏清如迎風寒露之玉壺孤高之志益挫而益勵堅剛之節愈老而愈奇勞餽餉之役而不畏其險入元戎之行而不憚其危信至誠

之為德履夷險而不渝吾猶願公端冕服植桓圭柱石兩社霖雨八區推至誠既往之學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佐聖明之治於雍熙也

復齋賦有序

明 靳學顏

復齋者承休王別號也王見賢如渴率履不越覽古之外一無所好肆厥誕祥迺屆冬至蓋在易則地雷為復一陽始萌爰取諸易以名諸齋用以觀象玩占稽古攷變匪惟實之中心好之匪惟耀之厥惟懋之云爾某為

作賦以演其旨詞曰

於懿喆王實衍昌苾璇紀分桐靈根遐厎馳墳史之藩圃獵軒虞之崇丘澹玄心而自穆泛神區之華泐筮至中以卜稽建廣大而為郭七八九六是焉呈材極深研幾爰覃爰履席剛柔以為茵揭變通而為幕覽易簡以為玦珮吉凶而為錯撫韋編以永年謝世紛其若籜曠兮怳兮遊罔象兮泊兮湛兮涵虛鑑兮爾其赤奮獻歲玄英肇月日般長升葭飛荔發景臨圭而光延暉南斗

以離離回飆宿於瑤衡寒谷煦而既吹惟是秩筵斯張華簪載合芝蓋九葩輕軑迨遝翩翾若丘冠緌其颸叢若繁露來如流雲羣真朋之鏘鏘降靈囿以趣趣揖浮丘於廣庭弭鶴軒其䴥䴥麃蹻蹻以獻華鳳蹲蹲以承旂猗白鹿而撫瑟擾蒼虯而吹篪繁肴庶羞窮海極陸之味陽阿越榜澹緩結激之音嗟難得而殫目寧覼縷而悉之要則嘉會成禮不繼以淫豈匪人之為比詎滄海之猒深中洲之彥四方之弁擅横議者擬稷下之盛

曳清芬者揚兎園之風摛藻則煜若春華喻旨則朗若
秋松吐辭則傾如懸河待問則捷若扣鍾鼓皇流之滴
蕩遷固其雄也發灝氣之鴻濛屈宋其宗也彪三五之
組繪淵雲其崇也總遐篆之綜緯董賈其豐也旣酒數
行王振衣而起前召有斐大夫授簡而語之曰夫才士
抽翰磐悅增麗智夫飾說景緯載緜吾與斧藻其褮不
若斧藻其德也願子惠音以繹復義吾齋煜煜其有暐
乎有斐大夫自辭不能讓於洞極先生洞極先生逡巡

而進再拜而稱曰夫文以辯道詞達則止何麗之為故海藻放言實乖物則七襄報章罔契言銓予願食實未暇摭英也王曰唯唯洞極先生曰式金式玉昭我王度幽贊神明匪繇象數爰協先天心畫妙悟乃眷寡昧綴言式怖於維淵歟至純至素復之時義大矣哉聞之師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在易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玄之周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然則剝而後復復生於剝靜極而動有邪故曰

不有動乎靜將疇依不有靜也動奚資始故復之為義
真於四極綜乎庶類放乎洪纖緻乎精粹何有何無昭
天潛地大槩有五可得而贊也元會運世是以為經劫
復乃成星如歲如是以為紀歲復乃名弦望晦朔是以
為候月復乃形日辰遞隱是以為則日復乃稱天人乘
除是以為關心復乃生爾其雎盱草昧數窮於紀大撓
轂策容成巳計天不兼覆地不周載四鼇焉將八柱既
磈嶽石為之飛灰沃焦為之塵起既而玄黃剖判提挈

初元步天元泰德政攸數以和五美百揆咸都嗿極啟
化濫於無隅信道致詘詘道致信混混淪淪泰始為之
門是曰刧復凍登赤天宴入玄泉東壁昏中顓頊御權
雖萬寶之巳殷嗟生生其殂落懐陽縛之如綫詎羣陰
之可奪既而重淵氣振宜淩斯湝鼓微陽於金竹闢彙
邪之陰乗嘘枯吹生性歸其荄物罔殺而不昌理有往
而必來蠢兮動角兮觸有無濫變化生萬物熙熙皆出
於機是曰歳復若乃三五闕兮二八值顧兔潛形玄蟾

掩蹟魚腦蚌胎欲焉失實方蘆環之迴毀俄金鏡之已
匿既而夜光何德厥又盲旃朏兮含光魄乃生焉蓢神
莢於玫蕆吐靈桂於芳纒溟漲激而增波方諸霈液於
承盤晶乎其升是焉爲惴是曰月復若乃曜靈委照踆
烏反舍虞泉懸車連石息駕歴被作噩淪於淵獻時哉
嚮晦明夷不見燭龍熠兮其既燼也羣動泊兮未之朕
也既而周三千而已竟旭離回之至精信行健之匪息
實踦奇於虛羸角宿睒睒榑桑爛也長夜漫漫其發旦

也曲阿𣈆𣈆其有煥也三號卒明在日觀也是曰日復若乃天人健於一戰勝負占其臞肥情為之機方諸釋括攻取之岐徧彼棼絲或遺玄珠於懸圃或舍靈龜而觀頤睟美湛於冥駭元神逸於外馳既而四端見五官理蒙泉滋其始涓牛山蘖其晉美幾希於夜氣之息憮然於為間之際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以見不見之形以抽不抽之緒蓋欲闢始闢聖途伊邇微乎微乎不行而至是曰心復王曰韙哉然則心復要矣

洞極先生則曰夫二義同科咸命厥真萬物紜紜咸保厥醇終則有始埏化凝神孰是剝復而相循雖此玄竅操存舍亡爰此奔駟亦警喪羊上善不習内直外方次勿祇悔牽是中行迷凶不已於用何臧惡不在細善不必纇頃步陟遐功虧一簣磧矣名實樞機内視天下歸仁一日克巳先生之言未既王避席抑手顧謂虚微子曰煌煌姬象灝灝羲旨孰我悉論達於疊疊今子大夫賦之旁魄汪濊在昔峻宇攸戒五子靈光徒妍匪伊德

貴寧若斯言踰彼綢綺銘室作規戒我其顧諟

秋齋賦

明　馬卿

秋齋主人築室郊園背八壺之峰面翠湖之流緣竹隱其槱軒白雲棲其詹周憑高眺望弁覽兼收閑乎其靜弇乎其幽左圖右書以息以遊意得神會名之以秋客有過而問曰異哉子之名齋也夫璿璣順布均分四時彼青陽與朱明方景麗而光熹維彼杪秋氣淒以悲山川蕭索草木離披何為乎其托於兹秋齋主人曰噫嘻

夫嘗見不可以入於精義曲學不可以入於道方孰知萬物之所歸天地之所藏是以造化與物過而裁之止乎中也生而成之全其功也闔而闢之天道終也週而復之運不窮也爾其淑氣既扇嘉時載陽鳥鳴花開風喧日長慕浴沂之高風玩庭草之交芳及其恢台蕃膴炎宇朱光風軒日榭美蔭徽涼鼓南薰之遺音寄逸志於羲皇吾豈遺於是哉樂無不寓與時行也義有所適道之精也春以生物始而未亨夏以長之盛而未成惟

正氣之一布乃天地之見精陰受代而始肅物過茂而當庚翁揫斂以遂利寓至仁於司刑極變成方貪精藴質或堅而好或穎而栗於粲萬寶歲功可覿人求其端而我要其極人翫其華而我取其實況夫天高氣晶月皎風清丹桂飄香黄菊敷榮吾方氣爽神怡心曠情夷渾乎其不違逢乎其同歸與天地萬物而同秋也客曰大哉言矣吾於是而知學焉不有所為孰啟其始不有所獲孰安所止中道而廢君子所恥致命盡情惟聖之

履知以知之行以至乎居之以仁制以義乎道以自成物其濟乎主人乃莞爾而笑援琴而歌歌曰華載實兮芸芸秋蘭秀兮揚芬思美人兮焉極寄遙情兮浮雲又歌曰山木蒼蒼兮湖水溦溦眄天地之寥濶兮憩吾齋之靜幽歲方搖落兮綠竹翳此翛翛悅遺世以逸樂兮與太清而為遊苟素心之無違兮焉所寓而非秋浩歌兮容與清風起兮煙雲收於是客遂歌曰天地化物百卉具秋嘉樂君子其德克修克修有假有終有復以迪

爾極永綏爾祿秋風厲止百露凝霜顯允君子蒞此冀方顧視澄清以激以揚孰為不肅凜此國常瞻彼秋山維蕳及桂有斐君子育此善類有此善類於皇多士為國之光以佐天子

隅百齋賦

明 虞淳熙

顓伺山人宅渾河之業挈玄同之契建雄虹而遠邀剸青都而無蔽爾乃抜揚心石礎支法雲脫鷁羽以當隙擿鷥翮而承塵檻平以砌牖接於門既出入之無礙聯

彼此而莫分已焉思入玄室生白注千光疏百脉弄日月如雙丸吸江河於一句於斯時也何百何一何通何隔隸首藏籌芳娥露色起搦管而開顏忽題垣以隔百吹萬子曰逌哉適適乎子乎而奚行之融而奚言之闕我聞地軸御材無踁而至闌夫司柲標黃以誌絢貞熒熒流光甲第百貨可隔隔之則是吾子所云無乃此乎山人曰不不也吾子又聞形觸氣軋作霧雲蒸蜮俟蜎張緒使千人結襟於途塵蒙太清百事可隔隔之則明

吾子所云無乃此乎山人曰不不也吾子然則庖羲不德漫觧古繩蟲書掩㨨凌壓羣經魚蹟豕秦鳳舞梟羣龍苦雕而虵伏鵠方刻而鶩鶩然皆自以為採星發耀抱日舒明走尼淵而負笈驅神聖以展軨百家可隔隔之則真吾子所云無乃是乎山人曰不不也吾子然則畸人離物遯世逃虛將千萬億兆之不隔彼言行融闕之奚如豈以偪側繚繞盤旋詰屈曲巷蚪纏蓽門蟄塞糾天棘以為屏裂龍孫而衛壁光不分之匡生聲不通

乎漆室此無當於吹萬或可名之隔百於是山人排戶洞然而言曰有物於此玄甲而冠朱强攝吾之居餐龍腦而奪其珠此夫元惡而扶之衆者歟多足而不自足者歟夫是之謂即蛆隔之隔之完父母之枝若吾子所云安所隔安所不隔肯又從而為之辭

勉菴賦

明 楊守陳

四檐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菴榜題曰勉葢赤城之老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鐵硯

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曹業惟務本力昏作勞荷雨蓑於南陌植烟杖於東臯冰未開而畊墾水方沸而耘耨凜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恒燒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梟臬弓和六材畫繪五色各執藝以效勤或貪傭以成疾皆已鬬兮强開腕垂脫兮未釋悵花柳之芳菲羨禽魚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

侍延英而戰汗冒九折而驅馳厭簿書之沓擾惡敲朴之驚啼思醉花於金谷嘯月於瑶池恥功名之不立懼職業之將隳恒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重勲高窮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鱗兮苦辭悦翠蛾兮却顧挺高節於晚彫煜餘光於方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往還唏颷風於粤海唉積雪於燕關惟百羸之是望曽一寢之遑安若乃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相

搏鼔礉殷兮鳴雷戈矢紛兮灑雹孰不皝虩而魂飄心摧而膽落强賈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垂亡獻俘纍於既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獨汲汲於華榮盍改爾轍迴爾航發軔兮横渠張帆兮紫陽遡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蟲没其無巳夕燕娱其未遑景孳孳之伯禹企亹亹之文王茹仁義為玉食服道德為金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百耐庵賦有序

明 楊守陳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所在名其燕處之齋曰百耐庵而求搢紳之言積成大卷矣間來京師復屬余言余閱其卷則實墨華潤天葩陸離迺楚王殿下之文與書冠於其首葢先生之子鋭被選為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故獲寵賁若此而諸作亦皆彬然可觀也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慾之火熾於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戟森乎外不耐

則不能聽天吾為一文學而宴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祿者其耐之功邪余旨其言迺為賦之其辭曰

越有搢紳先生宦居於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敧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藋之與隣泉石之為伍榜曰百耐之庵日冥棲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袴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飈起僧謂先生之處世也泉若日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饑冬衣纊綿夏服絺紵不若貊粤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憊行

峻潔清不耐汚穢一耐之不能而况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鋭謂勲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劵契致大欲覬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頤指而左右奔趍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數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竒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寞栖栖壇杏采采類芹屹若槁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鱗於是下隷胥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

不睬仡仡勇夫截截諞子盛氣横侵巧言深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蝨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篋踵堂之士或逝梁而讚蘇閒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啜盜泉不飲耐兹饑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兹寒暑胡粤不殊皓齒傾國翠弁倚門先生耐之寧樂綦巾盛富賈怨積財囹圄凶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地先生耐而不至

七貴之門先生耐而不趨驚枕若馬運甓若陶晨朝吃
吃不耐何勞裸裎與偕舊惡罔記行兼惠夷不耐何穢
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
胯不辭起為漢將唾面不拭任為唐相耐之次也獨不
見夫十月之雷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
撼乎八極又不見夫百川之源乎濫觴於土可壅而止
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於淵鵬耐而
伏乃翔於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為而後可

以有為於馬知先生之能耐又馬知耐道之盛至於斯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蔕其靈府也

綠筠清室賦

明 陳瑚

有斐若人棲遲林麓龍江之東塢溪之曲種猗猗之綠筠護渠渠之夏屋操挺特以高世姿瀟灑以拔俗詹飄翠羽階森碧玉清標藹於瀟湘景致儼乎淇澳觀夫臨

曲檻俯清流色侵雲漢影動漣漪蒼雲夏集綠霧朝霏
蕭蕭雨沐裊裊風披露鶴長鳴秋蟬獨嘶金玉間作笙
竽疊吹若乃良夜明月窮冬積雪掃飾隟之陰搖金勁
之節意參太古聲沉寥泬耳目為之開滌神情以之怡
悅抑其地位清邃棟宇高崇來子猷之儔吟嘯於其下
仲宣之輩息宴於其中七賢同調六逸齊蹤良有以也
況兄弟友于子姓肅雍敦天秩之倫襲君子之風豈徒
慕鳴嶰谷之鳳化葛陂之龍者哉至於早蒲柳之弱鄙

桃李之色觀此君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將以是遠邪佞而親賢哲

竹齋賦　明　唐肅

植蒙龍之貞篠蔭便娟之靜居捐塵紛而弗顧耽蕭閒以自娛於是户延空青階委繁綠飜飛紫篁纈瑩蒼玉月流株而遞影風觸葉以騰聲猝縁霏而冒隙條湑露以沾庭晝舞皐中之鶴宵分席上之螢籜蔌蔌以夏隕萌差差以春榮簟紋借其綠縟墨華間其精英閣炎氣

而不下留爽氣以常凝心本虛而罔窒節已固而彌貞
佇鳴鳳兮罕至悵朝陽之屢升至若歲侵侵兮就畢景
翳翳兮將晏既冰霜之膠沍復霰雪之零亂野何芳之
不斃園何條之不袒鳥沈聲而無華日藏輝而靡煥偉
斯竹之特立乃益申夫娛翫若夫斐德贊於衛風封君
媲於渭涘谿流孔季之觴林納山稽之屐懐猷所其何
殊聽詡徑其何邇將君子之秉直諒取僶於斯舟蹟雖
晦而曷彰道彌隆而奚瘁苞歌宵雅之篇爲記曲臺之

禮期謐處以靜觀詎翫物以喪志

三峯書舍賦有序

明　楊榮

建陽書林葉添德景達氏自其大父榮軒父彥齡世以詩書為業嘗作室以貯古今書版日積月增棟宇充牣凡四方有所購求者皆樂然應之由是縉紳大夫莫不稱譽其賢其室之外有三峰秀出霄漢望之巍然挺拔千仞嵐光翠黛浮動乎几席之間甚可愛也因名其室曰三峰書舍葢景達之意其於羣書不惟鋟梓以廣其

傳而將欲俾其子孫耳濡目染無非道德之懿口誦心
維莫匪仁義之說然則書舍亦豈泛然而作也哉間來
徵言於予予於景達素相知不可以辭乃為賦其事以
彰厥美云其詞曰
繄建陽之為邑實南紀之奥區仰紫陽之遺澤沐道德
之膏腴俗媲美乎鄒魯家諷誦乎詩書況山川之形勢
鬱磅礴而扶輿矗三峰其突兀偉奕奕兮華居匪晏息
之是安乃版籍之攸儲嗚呼堯舜道遠素王有作刪詩

定書考禮正樂贊易理之玄微嚴春秋之筆削奈薄蝕於戰國再焚絶於秦虐幸小復於漢代徒騁騖乎穿鑿尚有賴於宋儒卒光明而表襮維紫陽之挺生實闡揚夫正學遡淵源於洙泗踵軌轍於濂洛微詞奥義資之以發揮六經羣籍因之以充拓此三峯書舍之所由創而千載斯文之是托也若乃其森若筍植高若凌空孤撐兮業岌並峙兮巃嵸根盤盤其數里翠冉冉其千重青連武夷之秀勢壓雲谷之雄中有傑構重簷暈飛廓

乎宏敞翼乎𢾾虧至素是尚藻繪弗施圖史序列度閣
逶迤如櫛之比如鱗之差名曰書林為世所資異孔壁
之斷爛匪汲冢之怪奇上該乎皇王之紀下備夫技藝
之詞莫不俱收而並蓄旁積而靡遺實人間圖書之府
宜海內購求者之交馳也嗚呼噫嘻世人金玉之豐寧
若子圖書之蓄子家圖書之富寧若身誦習之篤究往
聖之遺言籍先賢之賸馥日涵詠以優游羌潛心而佩
服匪在躬之致勤課孫曾以私淑殆見鄧林之産終需

梁棟之材渥洼之駿高僞雲衢之躅聲價昭乎前聞輝光播乎鄉族益勉焉以自强諒子心之攸屬也

冬窩賦有序

元　袁桷

濟南潘仲德家商河治其田廬塊土累石以處左經右子刻意勵行斟度古昔將力避世不復近歲終順隂陽之理慎居於中而名曰冬窩未幾聞於朝爲太史屬太史職清簡仲德獨憂之復以昔日命名者揭以自警余聞而異之爲之賦曰

噫嘻夫世之善養名者豈惟冬與朝而興夕而趨執轡

在手豕塵滿裾僕夫告痡寒氷厲鬢剽飛英於寠數巧

膏沐而睢盱懼分忽之不前戒良哀以先驅矜青陽之

婉娩猶春溫而于于何自而冬乎大盜之智不以胠篋

巧賈之利不以操劌蓋將足不超閾而踵接其席目不

承色而議推其德美容峨峨雅言迤迤爰處爰居載笑

載詞闃無傳之靜邃又何為乎冬窩也哉潘子曰不然

冬冬為天終萬物蓋藏陽微如芒外枯內傷申者若縮伏

者若亡裂者者為胼凝者者為防欬吸以吹浩渼莫當口含飛霜睫承流漿三光清熒五嶽仆僵故其蟄處也隆然似黿深息而畢畢其徐行也𩑺然據危俛僂而施施疏房上宮連氛累靄嶔崟阻深束緼以載鑿坏者遒煬竈者遜當此之時食不飽菽藿衣不襲裘鞹悴悴然角進而憑陵將弗折而自缺且夫藏明養陽必謹其獨大智若辱大容若谷紛載籍之蘊祕糅衆説之桎梏折清華以彌縫豐蔀屋之光燭吾非以嵁巖為居鹿豕為娱友

幽閑而棄斯徒也念屈蠖之未伸凜自縮而不惴謹清
寧以冲啬御六氣之寇沴將以游乎萬物之初順四時
而成歲也

拙客寓賦有序

明 張時徹

横山陳子以拙客名寓其言曰拙言性也客言寄也吾
闇鈍椎朴生四十而無稱然私心安之以為是天地之
逆旅云爾張子聞而韙之遂擒詞賦焉

惟達人之玄覽兮握貞德以為符慨品庶之馮生兮炳

造化之靈樞或便儇以倖值兮或獲落而次且或華衣
而結駟兮或甑塵而腹虛或比翼於霄漢兮或駢首於
泥塗胡后皇之降生兮紛巧拙其萬殊就六籍以折衷
兮師睿士之所謨曰木訥其近仁兮嗟恌巧其悖圖孰
敦龎而非實兮孰蹇蹩而為愚彼譸張以善幻兮譬猶
夫即鹿之無虞璞以祕智而殺身兮平以陰謀而醢誅
羿工射而隕首兮起善戰而捐軀故夫形瑰之徵咎兮
體壯乃其為犧彼烈士之徇名兮摧靈根而要之又況

兮夫之死權兮納全生於禍羅雖以華而刎頸兮麝以香而刲臍龍章而豹藻兮終俛抑以受羈握納都梁豈其不美兮先衆物以燔糜惟盤橒與大瓠兮終得遠於斧斯相鵷雛之遠害兮方自幸乎卑棲矧靈虬之避難兮又何恥於汚泥是以莊周致悼夫靈龜兮越稷興歎於王輿非冥翔而藂處兮孰免患乎蒲且吾悲夫貞風之告逝兮紛譎越之是興集萋菲以為貝錦兮競捷徑以為夷庚肆屠龍之巧技兮鶩談天之浮稱信明聖之

所戒兮將志道之必懲美夫人之愿慤兮實閩山之降英繩顓蒙之遺軌兮遵懿懃之修程大老朋之貴玄兮嘉禦冦之逃名慜二事之敗業兮惕二志之靡成抱淳樸以為範兮執隱約以為經路有戒而迴車兮物有恥而不營熠霧縠之纂組兮爰蠹蝕乎女紅華榱而刻杙兮重有厲於吾農慈伐性其匪細兮又況妖冶與曼容世並騖於華豔兮吾獨淡泊以為恒紛横行而蹤往兮且焉守夫犹犹藏雄辯於静訥兮委機智於玄沖苟蓧

真而合道兮何寵曜之足崇惟道遠乃其知驥兮世偽
乃其知賢嗟時俗之馳騁兮混真贗而莫詮視螭龍猶
蝘蜓兮雜鳳凰與鴟鳶棄璇玉與瑤珠兮燕石什襲以
為璵璠閭娵子胥莫之媒兮嫫母力父是之稱妍余惟
知守雌之無累兮將韜光以獲全戒懷璧之賈禍兮貴
道勝而陸沈仍㑣僥之往轍兮甘斥鷃之蒿林考盤石
以為室兮鬬衡茅以為宇疏鍾乳以為粻兮結猿狖以
為侶紉薜芷與芳桂兮襲煙霞而容與守寂寞而存神

兮衆孰知其所處哂里婦之效顰兮覆增醜而見捐肆學步於邯鄲兮羌失故而不前鄙桔槔之機巧兮寧抱甕以灌園希丘園之白賁兮美鴻食之漸磐胥懮受而徐征兮實吾性之所諧也眩儇諝以競騖兮固衆兆之所猜也逞諶僄而為諼兮世孰可與併之矧權智之傾奪兮奚淩厲而不危知隱璞之遠害兮黜聰慧以自鞿明大雅之庇身兮悟介石之知幾庶皇古之淑則兮返舊服以委蛇屏百家之雜碎兮戒亡羊之多岐雖潛玉

以鏈采兮將考終於遐期不吾知其奚傷兮吾又何怨乎支離

亦樂園賦

明 徐獻忠

吳會之東薄海之隅物業咸豐園林所都雲館聯題芝原接墟面郊負郭者咸各擅其世美長吟俯眺者無不自以為勝業也雲山子獨遐然而遠慕聊小結以成趣僅若野人之廬不厭愚公之鄙池堪鳬浴柳足鶯語蒻引秋芳竹含冬翠草設階絪苔鋪壁樹魚泳朝涼鳥留

宵憩蟬有時而咽噪鼃近水而鼓吹雖棠棃之館不設而幽蘭之砌無滓客至時得徜徉興來悠然自寄容身已勝於壺公一枝竟安於巢父牛衣非仲卿之夜棲繩樞異戸牖之少窶何必南陽樊仲之豐西漢王公之麗好時陋越裝之樂河陽恥妝荊之富客有嘲之者曰君侯德門長慶文華廣被才容挺秀拔之表禮度收賢雅之譽家藏充棟之祕籍門觀重光之甲第獨靳於一園之搆自混於嗇夫之比狎鳥不得羣棲鳴雉何堪自翳

豐草不籍王孫之足蔦蘿不牽長松之糸豈仲長不樂
居閒之奉晏仲自甘朝夕之利者邪雲山子嗎然而笑
暢然以起曰是何言之過也漢陰重灌園之老廣川薄
窺園之樂向秀資竹林之勝遊陶令高守拙之素約會
心豈必華林託性自宜短壑獨不聞驪山勝心轉眼消
歇樂遊芳原相代明滅故窟室高於甲觀鑿坏崇於積
埵予雖不過於魯候亦素賤夫中熱結人境之一廬收
物外之寥廓攜客䏈閒寄南山之遠心鳴琴膝上取稷

丘之永樂琳支一尺之𪨗夜聽九皐之鶴王子云逍遥一世之上俛仰百年之下意者其在於斯乎客樂其言嘉其志遺世情而長歎惜靡風之末路心罔象以逍遥亦忘其老之將至

嗇如園賦

明　何白

鄧伯子南陽華胄駿發郢都勝情天逸標韻風疎游心物始獨與道俱爰斥羡圃於馬考盧還的聳乎北牖神瀵涌於南除覈玄旨於柱下錫嘉名曰嗇如客有過而

諗之曰吾子負韜物之雅量懷高世之英圖將遐覽乎
八荒胡削蹟於一區吾將進子以游觀之郢樂華詭之
極娛發子之覆子欲聞乎不腆大楚實曰奥區玉衡鶉
首之次赤館朱陵之墟左獵雲夢右眺荆巫秉堅策駱
載馳載驅窮日不足卜夜有餘奈何跼蹐蓬藋之下若
槃株拘精疲於祕典神惑於玉書胼胝皸瘃無乃憊歟
伯子作而言曰噫嚱若客所謂馳騁之娛亦奚以為吾
想夫蚡冒之奄有楚國也肇土畫疆篳路藍縷作法惟

涼土木之侈溢於後王渚宮巘巘章華鏘鏘層臺九仞飛觀百常翼藻梲以橫鶩跨雲楶以高驤被翠羽刻龍章挂曲琦綴鳴璫裂綈錦兮繡文埒規雄虹兮梟飛梁復有祕閣邃闥曲榭迴廊或涼或燠作陰作陽誇大蒐於夢澤詭豔詞於高堂俄代謝之忽及嘅榮瘁之靡常紅蘭既化白露為霜玉梵蓮礎灌莽荒岡詎若吾廬挹清歙爽雲霞在衣風泉落掌冥鴻則萬古崇朝卧遊則十洲函丈几上獨嗒然而嘘空中契泠然之賞及夫歌

扇舞衣裁紈列綺淫冶繁華爛如桃李結幌流蘇千重步障紫絲十里綷縩七寶之襦纂組五文之履舉華袿兮光風迴動凌波兮香塵起忽寒暑之迭更亦煙消而雲委莫不感行樂於當年傷流光於逝水予方攬辟芷以雄潔擷留夷以信芳搴秦蘅以紉佩集芙蓉以為裳散芳襟於華薄蔭翠幄於朱陽叢桂發小山之馥猗蘭吐大國之香信夫薄榮觀而燕處其樂洋洋者矣又若舞按陽阿聲徵北里激楚迴風前谿白紵含宮咀商變

以流徵啟朱脣發皓齒采䕷蕪於山閒詠芍藥於溱洧已而曜靈西匿戢暉濛汜逸響與梁塵共滅玉質偕歌臺俱圮予方振天籟於空谷舒鳳嘯於中林擊泗濱之浮磬撫彭澤之素琴泉叩牝而諧調風振杪而和唫豈羨夫驚心動魄桑閒濮上之音哉客曰唯唯否否蒙竊未通方今聖明在上如日方中懷才抱道之士卬卬顒顒若修鱗之赴巨壑鴻毛之遇順風先生眇論若高蹈之義則獲而兼濟之道未宏也伯子莞爾不答抗音而

歌歌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兮早復重積無不克兮無不克兮莫知其極兮容喜而謝泠然若灑乃知先生非忘世者

白雲茅屋賦有序

明　劉三吾

大名滑邑周豕韋故墟漢之東郡唐之義成軍邑西南二里即瓠子隄北去大伾宣防半舍餘又西北距善化三山五十里山即黎陽又西距大行四十里許至淇泉二水五里而近泉名三水合流曰淇門有三會臺今成

均祭酒宋公仲敏先尊大參忠肅公在日嘗搆西亭郄
隄上額以西隱仲敏由齒胄館擢進士第為郎官官
滿更築草堂其間號白雲茅屋富貯經史子集法書名
畫晨啟牕戶雲氣時來與北山罏烟氤氲交錯因復扁
其所曰自怡悅國朝徵詣公車歷官瑣署掌教上庠六
館諸生朝研暮覃罔敢墮窳敗業今春南宮得士四百
七十餘監生居三之一皇上緣是益深荷注不容以懸
車之年辭焉僕備官春坊謬蒙推重謂其楚産頗能楚

聲也屬賦其所謂白雲茅屋辭不獲巳為之賦曰

白雲之雲茅屋之屋吾意其觸石起經檐宿藹林霏度牕曲因風曳曳之來和日蒸蒸之鬱隨椽疊疊之鋪代瓦層層之簇爰乘冬隙之休工豈俟來春之播穀不炊而暖散晴烟不雨而潤回純束任滿地而誰其為掃從養貞而自覺不俗匪河陽而望入親舍之思匪瀼西而吉叶杜陵之卜此滑臺隱君子所為得兼二者之清致而克顯先世之忠也與且夫煙霞棲遲隱者所甘心也

而何獨愛白雲之卷舒厦屋帡幪人情所同欲也而胡獨愛茅屋之蕭疎得微以不堪持贈而僅足吾人之自娛也與不則以其深可為家而致詩客之停車與在歸赴而為文翁之剖符與噫是皆未會其趣之深而徒得其迹之粗者也南臨郗子之隄北距大行之山宣防黎陽之攬乎其形勝淇水泉源之閘乎其潺湲河流於此乎噴薄林皐於此乎回環宜雲氣之所從自出而仕者之所為投閒也觀其原本天漢結在山川度溪縹緲從

龍蜿蜒或散或聚或斷或連非嵐非霧非靄非烟橫亘山腰白虹卧地孤飛空蹟玉馬行天細縈絲絲之縷輕騰薄薄之緜當西亭之所在每欲去而仍旋始傍溪而欲去終抱石而如眠念忠肅之在日以供悅於目前既與為霖而濟旱復隨還山而引年慨前修其已矣尚白雲其依然則有令子象賢肯搆是事謂雲雖無心而隱則先志屋不於雲締搠何義雲而不屋飄散無際迺不剖劂因山之材迺不埏埴于茅之易重重束縛之加密

窋塗泥之墍多無八九之間寛容數畒之地甕牖前頭之開繩樞大樸之製卷簾而素練斜拖柱笏而爽氣隨至香馥馥兮博山水沈白紛紛兮垣牆薜荔都迷松逕何許鶴聲不見竹籬惟聞犬吠於是遠謝世紛淨掃塵蹤我讀我易我樂我窮河圖洛書究極點點之數天根月窟往來六六之宫牕前有點檢之篇門外從轂轆之封此則山人所樂在乎白雲茅屋之中心勸而休意行所在或採芝朮或尋蘭佩横遮谷口疑蒸雨後之晴嵐

濃抹山椒鶩失曉來之翠黛到窮處而水源可探看起時而詩情與會此則山人所樂在乎白雲茅屋之外方其未葺是雲屋也盛年科名故家文獻出宰百里郎星朗見心融潘岳之春花滿河陽之縣喜招隱之賦成諧遂初之始願及其既葺是雲屋也養浩林泉放情丘壑結社魚樵訂盟猨鶴已甘分於退休諒何心於好爵胡求帛之見徵逢暮年之素約乃登金門乃覲我皇乃承渙涯乃官工庠孔庭兩丁資爾代祭生徒六館資爾紀

網雖引年之屢懇豈聖眷之能忘回首白雲幸蒼狗之未變驚心茅屋恐蒼苔之易荒至是則向之白雲今且出而從九重之飛龍矣向之茅宇今且廓而為多士之棟梁矣念雲屋之久別渺山河之相望要四老於橘中會耆英於洛陽詢往事於瓠子得遺迹於宣防以此晚景際此時康而還得耑此西亭故隱之曰雲居此秋風不拔之草堂聖主優容之賜老臣暮景之光也遂書此賦下以寫微君歸隱之志上以效臣子天保之章

耘莊賦有序

明 高出

黔南石民部天成君封公號耘莊其自寓也聞之封公倜儻有玄識迺脫屣纓綾棲心蓬蕖耘寄我也我寄耘也是殆古之至人也已予受教天成因得尚論封公而為之賦庶令後世稱述焉曰耘隱者也

耘莊子放志乎無營之鄉棲神乎不貸之圃藝長生之苗粗神穀之府逌爾相羊爰得其所渺不異人而獨食氣毋容有從之遊者質曰聖人修身以善世達士立命

以懐寳奚以之而耘是託且耘有道乎耘莊子曰有夫雨露因乎天時種稑相乎地利鎡基遐乎人事禨祥淯乎歲禨此其大抵也若夫迷陽蒃葹奮尉殷綸我田既臧疏耰孔分譬之牧然臧瘢轂耘耘去害鞭後而我無勤課芟柞之罔𠌯傷蘼蕪之滋蔓去莫若盡思過半哉又觀夫草葅苐蘋在遠自如芝蘭雖馨當户必鋤履道所託惟厥攸居鸖鷁鶬於茗葦翯白鳥於江湖通乎此者斯其庶乎肥遯抑見晰於三隅者矣客曰吾子之言富

矣悉矣難殫述矣即尋樂端其事非一願為吾子畢之爾乃春日遲遲芳冉祁祁呦呦兮麋鹿睍睆兮黃鸝錢鎛假載東崦西菑膏雨潤畦朝暾射籬方買畚而覿僊亦荷蓧而迎曦迨於熙陽引景芷蘭有香羣女如雲饟邁於桑羅袿影兮從微風娭光眇兮薄太陽宛其相值詩說禮防忛倚杖而忽遠息美蔭於桄榔亦有碧谷巖嶭磅礴岏嵂葛藟菶茸桂樹蒙密脩蛇爥爚山貚猢疾對之不驚穮衮比櫛爰擊壤而長謠自移橙而播稌媻

姍稍汗巗洞日出厥惟聯窈瓊田參離芝圃銅鼓晨鳴
娸雉隱雏垂虹兮飲釜神樸兮穿竇飄霎射干蔥蒨紅
豆襏襫影於靈湫白璧隨乎揮耨審管華之割席信遺
榮之同臭爰及大火既流莎雞入屋胡繩紉佩芙蓉集
服斯陵囷而陵倉載寔穎而寔栗金液雲精旨口刻目
乃為雞黍速骨肉抗首破顏支頤嶽嶽於是吟猿隅和
白雲相逐翔道德之林休神明之谷躡赤霞以高躅望
君子之如玉斯其至也是故易始耒耜詩詠蟋蟀良士

申其瞿瞿介石幾於終日鄭谷題之以愚鹿門遺之以逸耘乎耘乎亦丈人之所託而石隱之足術與耘莊子為閒曰吾少也嗇嘗離跂為仁義恒慮其弱喪而忘歸退而之乎廣莫之野鶩乎淡漫之希吾知免夫滅裂之報而遑恤夫小人之譏也乎哉於是抱膝而歌曰有丹者壑有枚有竹遠追帶索被褐懷玉今我不樂歲是遒逝耘莊之野羲皇世優哉游哉以卒歲

亭山賦

北魏　王質

夫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性浮沈若澹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専流蕩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聳榮退不為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

危雲等並旁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織烈之狀一如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絶嶺懸坡蹭蹬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頹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階墀燃目之綺裂鼻之聲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雲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鷴生於

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
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侯鳥之
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
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雲多之處氣嶺與梅
岑隨春之所悟遠為神仙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解脫
於服佩須參次於山垂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
松枝方丈不足以云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
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

孫公子遯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李愛曲値石陵𢾺庭為仁智之田故為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卧兮於其側春夏兮其游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逸句附

大將軍臨洛觀賦　　後漢　崔駰

濱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閑敞超絶鄰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

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柳猗猗既乃日垂西陽中耀内光弛銜縱策逸如奔飆